

奔涌前进的浪花

——《陆军文艺》杂志品读

■常晓军

阅读观察

纵横捭阖，谈古论今

《陆军文艺》今年初创刊以来，受到读者欢迎。前三期刊发的作品，可谓佳作频现，围绕中国梦强军梦来表现军人的精神世界，在审美中观照时代新意，在英雄荣光的叙事中谱写下让人感叹不已的英雄传奇。

文化意蕴中的审美价值

《陆军文艺》所刊发的军事文艺作品，均展现出昂扬向上的审美意义，透着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丰富内涵，以及对人性温情的特别关注。王树增的《敢教日月换新天》看似在回顾《长征》的创作历程，实际上是在浓浓的敬意中讲述长征精神，也可以视为作者创作《长征》的源动力和思想注解，唤起的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丰富阐释。王族的《界牌传语》本身就具有悠远的美学意味。阿尔泰的唯美风物让矗立在天地之间的边防站也因这些文字少了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的艰苦，多了生存苦难中的崇高和忠诚，毕竟一块块界碑连接起的是平安和幸福，是“我无名，国有名”的精神气质。王雪振的《光辉岁月》写自己投笔从戎到雪域高原的军旅印象，在感动中记录下自己那些难得的经历。曾剑的《德伯斯·边地纪事》，无论是爱上大草原的曾天赐，还是喜欢努力工作的老兵钟振杰，或者士官何所安、老主任徐松涛，在作者的笔下均讲述了戍边仗剑为国的感人故事，让人倍感独特，又是那么感人至深。

传承与创新、碰撞与交流都无法离

读书生活

阅读，照进心灵的阳光

我是1980年开始写新闻小故事的。那年，我从一个团的宣传股干事调任豫南某师宣传科新闻干事。离开团里时，宣传股长送我一本《新闻写作漫谈》。他说，书虽然有点旧，但现在市面上不好买，对你到师里开展工作会有帮助。

这是一本介绍怎么写消息、通讯、评论等方面内容的业务书，当天晚上我就把整本书看完了。我觉得，书中“怎样写通讯”和“小故事写作”两个部分对我的工作有帮助，接连看了好几遍还觉得不解渴，就再用红笔在“小故事写作”的4页书中的每行字下面画了红线。我暗下决心，要经常看，领会写作要领，争取在写小故事上有所作为。

我又用了一个星期的晚上时间把办公室里近两年的《解放军报》和原武汉军区《战斗报》的合订本整理了出来，一个版面一个版面地翻看，把每个版面的小故事栏目和各个栏目的写稿要求以及组稿方法都记录下来，平时下部队

《纪律》

牢记心中的戒尺

■董坤坤

《纪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书，从纪律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历史沿革入手，对《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具体规定及违纪行为种类进行深入解读。一方面具体阐述纪律条文内容的精神实质、适用界限，另一方面结合典型性、权威性、普遍性的案例进行明纪释法，有助于广大党员干部对《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学习、理解和掌握，有助于广大党员干部不断提高政治站位。

《百年大党面对面》

鲜活的理论读物

■杨 柳

《百年大党面对面》(学习出版社)一书，从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立意出发，紧密结合实际，对13个干部群众关心关注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浅出的解答，用理论分析现实，以实践说明理论，寓事于论、寓情于理。该书高度肯定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中的主体作用，是深入学习伟大建党精神、巩固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成果的生动教材。

开审美来塑造人物。西元的《大风记》通过四平战事悲壮中的平凡，写真切厚重的军人气质，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置于残酷的情节中，角度多维，读起来令人心潮起伏。苏佳佳笔下的审美真实在于《挺进战报》中的生命体验和回忆。浓郁的兵味、传奇的故事、深厚的战友情谊、澎湃的战斗激情，唤醒着读者内心的热切和渴望。李志懿、赵阳洪的《魔鬼教官》之所以触及情感，在于独特的写作风格和审美情趣，让作品不断拓展军人使命，展现出军旅生涯中的光荣与梦想。王合丰的《爱心向“黔”进》把鱼水深情写得感人至深，有力而风趣地刻画了军校学员的红色情怀，让人在润物细无声中读出真意。卢一萍的《瓦罕古道纪行》看似写瓦罕走廓的艰险，体现的却是高原哨兵戍边为民的艰辛付出，让苦难中的审美多了些深沉，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同样，莫争名的《外婆》、刘鹏鹏的《维和日记》巧妙选取不同的视觉维度，写出了平凡生活的爱，使军人的精神世界更为饱满有力。

多彩诗意中的意象活力

《陆军文艺》创刊伊始，就紧紧围绕强军使命，致力于推介富有创新意识的好作品，展现出《陆军文艺》顺势而为的时代感和现实性。魏远峰、黄金建的《雷神·杜富国》大胆塑造了排雷英雄杜富国的鲜明形象，以文学纪实的手法传递出军事文学的强大感召力。石钟山的《乡村电影》、周涛的《河边上》带有回望的意味，用生活的横截面讲述故事的精彩，在思考中呈现生活的喜怒哀乐，将军人的内心世界、爱情故事写得惟妙惟肖。张宇的《奔跑的情书》写出了军人永恒的价值追求。程多宝的《战士的第二故乡》充满英雄气质，让原本

碎片化的故事多了深思和感动。由此可知，细节之所以动人，不仅仅因为鲜活有趣的艺术表达，还有那感人至深的内涵意象，以及不同的故事情节中着力描绘的新时代军人群体。

如果将这些图景视为生活的剪影，那么孙彤的《归来去兮》、李西岳的《求学记》与现实结合得就更为紧密，既写出了以往军校生活的乐趣，也描述着疫情防控中的挺身而出。作者借助故事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在矢志打赢的强军梦想中延续对军旅生活的爱与向往。新时代的军事文艺创作要表现在转型变化的“硬核”故事上，为军旅文学底色涂抹上青春的迷彩色。樊文斌的《草原九班》写了全军最后一支骑兵连的“那群兵”以苦为乐的坚韧和忠诚。孙利波的《筑桥人生》围绕老兵齐虎为完成上级赋予的使命任务，用忠诚和坚韧一次次挑战自我，让普通军人的英雄品格成为流淌在骨子里的英雄气质。这些记录和思考都从不同方位反映感人事迹，表达和展现人物的精神世界，让叙事带有时代的印记。

多维视域下的气质光泽

《陆军文艺》发刊词中写道：“不管是描绘枪林弹雨的战争画面，波澜壮阔的砺兵画卷，出生入死的抢险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还是记录平淡无奇的军营日常生活，只要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中有壮怀激烈，平淡琐碎中有崇高永恒，这都是我们军事文艺终将百川归流，向着星辰大海奔涌前进的浪花。”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些作品不但有着鲜活生动的强军兴军实践，还有着家国情怀下的价值内涵。丁小伟的《致远远北国的抒情诗》把崇高的军人精神视为一首人生的抒情诗，写出了冰雪

边学边用写故事

■韩强毛

个战士报道员几乎每天都要下到连队采访，晚上在报道组办公室一起梳理分析线索素材，遇到大家一致认可的，当即拿出纸和笔，你一言我一语地共同完成。于是，反映新兵爱护武器装备的《火箭筒穿裤子》、驻训中老百姓爱护关心子弟兵的《王大爷查铺》、连队开展丰富多彩文化活动的《鸳鸯板儿叮当响》等一篇篇小故事出现在了《战斗报》各个版面的不同栏目里。

1988年，母亲突然提出要跟我到部队驻地享清福。可是，母亲只住了5个月便以过不惯部队生活为由回了老家。当得知母亲是为了我能在部队安心工作才回去时，心里很不是滋味。当天晚上，我以《接母亲》为题写了篇千字文。我把这篇文章投给《人民日报》的“大地”文学副刊，没想到被采用了。就这样，我喜欢上了散文写作。我

北国的新兵连轶事，文艺轻骑队的演出融军人大爱于现实之中，用坚韧绘就生存图景。王涵的《短章》写“五四”风雷点燃起的青春信念，在苦难和辉煌中屹立起的一个百折不挠的民族。

诗人们巧妙地表现着诗歌艺术的朵朵浪花。曾云的《边防巡逻记》是有泪也不流的追逐挑战，是青春底色上的军旅岁月回望。李皓的《军旅留痕》、艾寇的《盛夏逐雪》、许诺的《我和我脚下的土地》，分别写出了军旅梦想下的真挚，热血赤诚下的壮美，最终在细腻笔触中表达着金属般的品质。峭岩的《我们，托举着山河》、张志华的《我就是喀喇昆仑》、艾书边的《西部边陲感恩》，无疑是“诗言志”的体现，是对军人精神的礼赞，这种创作始终在挑战自我，也在回应着时代的主题，将豪迈、忠诚、勇敢、坚守等关键词融入报国之志中，让人从读出浓厚的豪情。

林国宏的《高擎民族精神火炬 努力开拓军事文艺发展新局面》一文，着眼我党我军历来注重先进军事文化的滋养和感召作用，系统研究分析了军事文艺未来的发展趋势。傅逸生在《二十一世纪初年军旅长篇小说的生长点与可能性》中，论述了当下军旅长篇小说的艺术类型，详细分析了军旅小说应朝着历史温度、战争硝烟等方面深掘，尤其要通过战斗精神的倾情表达积极发声，这些确实值得当下军事文艺工作者深思。徐艺嘉的《当我们谈论英雄主义时，我们在期待什么?》就现实军营生活中的传承精神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也将弥漫在作品中的精神场域进行扩张，考量着军旅文学如何发展的课题。徐贵祥在《英雄山》中塑造了多位英雄形象，谈及创作经历时，他对于寻找英雄这样的主题充满了感动，这是作家作品精彩纷呈的根源，也是鲜明主题引领下的精神呐喊和时代使命。

到当地的新华书店买了散文创作的专业书看，还把书店里的二十多种中外散文作品集买回家细细品读，了解散文的创作特点和写作风格。那些日子里，我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去俱乐部看报纸副刊上发表的散文作品和杂志上的散文专栏作品，也会经常逛书店购买自己喜欢的散文集和其他书籍，遇到特别喜欢的还要剪裁下来保存。

2021年夏天，连续的强降雨引发多地洪灾，人民解放军第一时间出现在抗洪救灾的各个险要地段。我回想起1998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时老部队奉命执行抗洪抢险任务的情景，于是写了散文《血肉长堤》。2022年初，我结婚40周年，老伴想拍张婚纱照，几句话说得令我感动，我突然觉得军嫂姓“军”，也是“奉献”的代名词，又写了散文《婚纱照》。两篇散文均被《解放军报》“长征副刊”采用，还被一些报纸和网络媒体平台以及公众号转发。

写新闻小故事和文学小故事的经历让我切实感受到，读书看报纸杂志如果能同自己的工作学习和兴趣爱好一致起来，选择最适合自己需要的阅读内容，边学边用，学用结合，博览群书，集中突破，就会有所收获。



长征

视觉阅读·滇南风光

王争亚摄

第5504期

迷彩书屋

文学赏析

从作品中感受审美力量

1955年的初冬，资江的水落了，一位叫作邓秀梅的女干部来到了清溪村，故事的序幕由此拉开。由著名作家周立波创作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以20世纪50年代农村生活为现实背景，展示了中国农民结束了旧社会的苦难生活，走向新生活之后努力改变生活环境、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该部小说是周立波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付诸实践的佳作，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大众文化，感知历史变革的脉动，用富有亲和力 and 烟火气的语言书写乡土中国。

自1954年起，周立波多次回到湖南老家益阳桃花仑乡竹山湾村，深入农民群众，与农民群体同吃同住同劳作，并担任互助合作委员会副主任，这些为周立波积累了丰富的写作材料和现实经验，作家将自己敏锐的触角延伸到人民群众之中，时代一呼一吸间的暗流涌动都被其探知。于是，一部描绘时代精气神的小说——《山乡巨变》应运而生。

在周立波心中，“伟大的艺术家，不但是描写现实中已经存在的典型，而且常常描绘出正在萌芽的新的社会的典型……伟大的艺术家是时代的触须……”因此，在《山乡巨变》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时代的变迁，新中国农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社会大趋势，以及个性鲜明、典型性十足的农民形象。既有邓秀梅、刘雨生、李月辉等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乡村干部和农民形象，也有小生产者代表“亭面糊”盛佑亭、好逸恶劳的中农“秋丝瓜”张桂秋等。正是这些鲜活生动的农民形象支撑起了清溪村这个故事的背景，通过展示当时农民的生存境遇，让读者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的面貌。

塑造农民形象就离不开合该群体的语言描写。在《山乡巨变》中，周立波运用了不少方言和土语，显得淳朴、自然、有烟火气。老婆叫“堂客”、父亲叫“耶耶”、游手好闲叫“打摆子”、鬼主意叫“绿毛鬼”；形容人死板不知变通为“死呆八板”、描述朋友之间的深情厚谊为“共脚踏裤”。小说里的民间俗语更是俯拾即是，“夜不关门穷壮胆”“一娘生九子，九子连娘十条心”等脍炙人口的俗语读来更是妙趣横生。周立波用农民语言写农民，少了矫揉造作之态，更添质朴纯真之味。作家苦心孤诣，利用语言还原乡土语境，给读者营造一个熟悉的、具有喜剧感和亲和力的文学世界。

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审美性一定是文学作品不能忽视的内在属性。《山乡巨变》既有下里巴人，也有阳春白雪，小说中诗性的乡土风物书写就是最好的佐证。作品以女干部邓秀梅到清溪村推进农村工作作为叙事主线，我们跟随邓秀梅进村步伐，透过她的视野，能看到山山岭岭的地儿在冬季里依旧是青青翠翠，茶子花如残雪般点缀其间，家家的屋顶是袅袅炊烟，丘陵和平坦地带是大片大片的田地，空气里弥漫的是混合着落

青灯有味似儿时

■韩 光

读书随笔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陆游一生“力主抗金，恢复中原”，达则“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退则“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不管身在何处都“中原北望气如山”，79岁时还应征加入抗金的行列中，临终时更写下了著名的绝笔诗《示儿》，其中“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千古流传。

陆游一生创作诗文万余篇，现存的诗歌数量就高达9000多首，广为流传的名句多达600余条，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在古代诗人中都是绝无仅有的。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活到老学到老，留下约250首与读书有关的诗，其中诗篇中有“夜读”二字的有高达67首。

无论生活多么飘忽不定，仕途多么坎坷，陆游都始终抓紧时间读书。白天没时间读就晚上读，常常是读到油灯里的油燃尽了还意犹未尽。他在《冬夜读书》一诗里这样描写自己读书的情景：“挑灯夜读书，油涸意未已。亦知夜既分，未忍舍之起。人生各有好，吾癖正如此。”如果说陆游的一生中有什么癖好的话，那当数“挑灯夜读书”了。

陆游读书不追风、不赶潮，只读有价值的、有用的书，不管别人怎么说，自己都不改初衷。“腐儒碌碌叹无奇，独喜遗编不我欺。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秋夜读书每以二鼓尽为节》)陆游尽管是头有“白发”逼近“老境”了，但在遇到“不我欺”的好书时仍然“青

《山乡巨变》：亲和力和烟火气

■刘 枫 易森森

花、青草和泥土的味道。纵览全书，作者在描绘清溪村时挥毫泼墨，最后将其建构为一个推进农民迈向新生活这一宏大叙述体系内的诗意空间。由于诗性美学的注入，小说流溢出来的抒情性让人体悟出凌驾于世俗生活之上的超然。总之，这种诗意的语言充满了浪漫色彩，也极具东方美学韵味。这是我国文艺工作者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下滋养出的人文情怀和诗性气质。

当下，重读《山乡巨变》依旧大有裨益。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是每一位文艺工作者的使命，这就要求创作者深入人民群众，用人民群众的语言写人民。与此同时，也不应该湮灭艺术的审美特质，将中国美学的气韵融入创作，才能做到真正的雅俗共赏。

灯有味似儿时”。读圣贤书是他不变的目标，“圣师虽远有遗经，万世犹传旧典刑。白首自怜心未死，夜窗风雪一灯青。”(《冬夜读书示子聿》)；做圣贤是他一生的追求，在《读书》诗里，诗人吟道：“两眼欲读天下书，力虽不追古有余。千载欲追圣人徒，慷慨自信宁免愚。”

有道是，“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陆游是只要有好书读，住得再简陋、吃得再差也不觉得寒酸。“退食淡无事，一窗宽有余。重寻总角梦，却对短檠书。”(《冬夜读书》)“床头瓦甕灯煜爚，老夫冻坐书纵横。暮年于书更多味，眼底明明见莘渭。”(《五更读书示子》)“归老宁无五亩园，读书本意在元元。灯前目力虽非昔，犹忆蝇头二万言。”(《读书》)。

陆游一生都在读书，而且兴趣始终不减。“臂弱腿钞少，心烦记问衰。读书犹自力，爱日似儿时。”(《自勉》)“此生生计愈萧然，架竹苫茆只数椽。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太平乐无愁叹，衰老形枯少睡眠。唤得南村跛童子，煎茶扫地亦随缘。”(《题老学庵壁》)。

读书贵在学以致用。有的人读了不少书却不会运用，充其量只能算个“书橱”，是“知道分子”而不是“知识分子”。赵括从年轻时起就学习兵法，谈起用兵打仗头头是道，然而，当他统帅赵国几十万军队与秦国军队作战时，只懂得纸上谈兵，不懂得随机应变，不仅赵国的军队被秦军全部消灭，自己也被射死，留下了千古笑柄。陆游深谙“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道理，懂得学以致用，他在《冬夜读书示子聿》诗中写道：“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